

例刊告廣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  
每行刊費洋一元中報全期  
洋三元六角登報費另加  
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第四百三十九號



格價報定  
每三日出報一張增刊無定  
元一角內每月二角半年  
計報外埠各埠均作半年  
票加一先惠郵費在內大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中國南洋兄弟  
烟草公司謹啟



明星出現  
蘇州星期文藝之明星是日  
於現已出十二張之明星  
於現已出十二張之明星  
於現已出十二張之明星

年同慶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啟

致深人雅  
金馬牌香烟  
請吸高等國貨

活現形  
說會著生秋李快  
的小消社新先添購

房藥大洲五海上

自來血  
海波藥

好青年  
著名流一第的家說小流一第

樹皮丸

院醫廣仁  
燈陽太工人國美  
病膚皮切一之效無藥搽治專

醫院福民

秘製平安藥水

患氣痛者  
注意  
行烟棧泰永號

患氣痛者  
注意  
行烟棧泰永號



丸應消應萬  
正威大藥房

奉贈二百信封箋  
兩宿舍招住  
贈閱陶雪生著書

健胃補肺神效水  
寄售處上海棋盤街  
胡開文筆莊

性熱無絕服宜令冬  
品補大正純  
精麥  
膠蜃鯨

治瘡



皮膚如疥癬癩癧  
瘡瘍如癰疽疔毒  
咬傷如蜂蟻咬傷  
後等以此膏化毒  
之便知也各藥房  
每盒大洋七角每打大洋七元



膏藥名馳民安兜



愛克司光線

(第二集)  
(秋涵)

第五回 海寶山盟盟自性中流出 刀光劍影禍從天外飛來

露蘭聽到這裏，方才恍然大悟，他既打探出這確實消息，遂也不再和許多談笑聲拌，走了一會便起身告辭。露蘭獨自送他出了大門，又叮囑得眼裏含淚，景平答應不違，露蘭再轉入房內，見資奇已經醒轉，在的那裏拿手揉着眼睛，露蘭拍手笑說道：「這不冤枉嗎？我幾乎將一個入兒無辜的打死，老實說，砍了你爹，倒沒要緊，若是動着爹人身上根寒骨，我這露蘭便就飛通於天。」有一百個腦袋也抵償不了他的性命。」

——說罷，又哈哈大笑了。資奇一時摸不着頭腦，兀自追問了一句：「露蘭，將以前請將那瑞應當做兒子看待，幾乎吃我揍下大禍，誰知他是男裝扮個女郎，無巧不巧，偏生吃那姓顧的佔得去了，咳，我一天不將那瑞弄得到手，一天也不得快活，來來來，賣大爺，你在我這公館裏，憑你這，也着實有好些時了，一共不曾替我賣出過力，你若是有良心的，憑你這才不懶之否。」

為吳秀才解嘲

(公臘)

拈花記與秀雲張振漢之談話，以「蘭麝入」三字目之。雪堂而喻，善矣。蘭麝入以爲秀才談話中，如「中山先生的主義，尙少一雙鞋，我想代爲之」，及「老耳身爲耶穌，阿房宮作欽美大總統等語，玄機妙語，令人無從索解，謂之爲蘭麝入，誠然誠然。至謂「將來中國可還都至剎佛伊，哈爾濱」及「願使黃河立刻變成揚子江，兩岸生出苦于商」云云，走雞不才，猶能爲下轉語，爰賦二絕，聊以應命，并藉以博括花一笑。大好山河盡付君，可憐剎佛已成塵。偏安一局知何處，迪化伊，哈爾濱。注曰：中國還都，所以必於迪化伊，哈爾濱諸國者，良以國內戰事，久久不息，外人庸不能忍，則遂因利乘勢，起而分割爲之，大好中原，乃至無立足之地，故不得求諸荒陬耳。

耗矣哀哉。

竭來滿地是干戈，蓋目涿桑滌淚多。往日十年誰雪得，長江卻飲滄河。注曰：十年以來，內亂無已，沿江黃河盛滿地，殆未有不罹兵劫者。秀才膏肓之知耶，輒謂再閱數年，戰禍猶猶未息，則此一帶之商民，必至蕩爲以墟而後已，是黃河未變成江，而江已變成黃河矣。吁，可懼也，更痛也。秀才其思之。

我無言可答，忍着淚，嘆了一口氣，向他詢問他的蹤跡。

我與他半世夫妻，如今却守活寡，和他兒女們的經紀，教養兒女們成人，又爲他們忙嫁娶，算來我祇是代他養家成的一个奴才。

一九二〇、二二、九。

閨怨 (先生)

他當年曾任方面，職堂兼圻，而今是「東南的柱石」。

不知怎的，自入民國忽地變了心計，拋棄了結髮之妻，幷成行的兒女，不理。

撇棄了結髮之妻，幷成行的兒女，不理。

那分得造孽幾萬千，爲作贖靈之資。論生活原有餘裕，却緣何斷絕情絲。小兒女每間，娘啊！父親爲何老回來？

我無言可答，忍着淚，嘆了一口氣，向他詢問他的蹤跡。

我與他半世夫妻，如今却守活寡，和他兒女們的經紀，教養兒女們成人，又爲他們忙嫁娶，算來我祇是代他養家成的一个奴才。

一九二〇、二二、九。

賀李厚基得總司令書

(翁丹)

培芝先生應之曰：觀報中個明令，授先生爲總司令。此誠千載一時之知遇也！可以奪閩人之魄，寒名藩之膽。而吐先生之氣爲一酒其恥者也。夫今之世，尙閩人不尚力，小徐見拘於某國軍營而悠然以道，先生在兵艦之中，守古八畫地爲牢之訓，是先生之德也。先生已百戰百勝出平日銖銖寸寸置於險者三百萬金，生對於處於曉北而不可得乎，今不廢手文，居然有威震天下之勢，先生之志也。先生雖在鐵線之中，非其罪也，正宜於此時好假之以觀，推所以制勝者薩者制勝圖人，至於餘乞之徒，先生之行足以服之矣。先生雖在鐵線之中，不足以迴旋也；廣東之徒，且足以建立一足在大總統府前，福建一艦又需不足建總司令衙門，他日發誓廳合式功偉績，若於此艦厚其基矣。須先生少安而無躁急，漢賢、

又賀李拙司令出險書

(2003)

培芝先生慶，又閱報載先生於日內已安抵上海，初先生躬承明令，總帥干，漢先生位置之高，未嘗不憂先生生命之險，果也，小徐爲盛德所化，復向副司令爲先生緩頰焉，昔之守如地女者，今則出如脫兔矣，先生之精於兵法如此，可爲國家得人慶，更可爲先生得生慶，謹賀。

報館可以受賄嗎？

150-151

報館裏出了「一種雜誌」，送給報館裏。或  
別處書寫出了一本書，送給報館裏。或  
某家氣點一句話是請報館的半筆  
正言也。至於收載票收範圍以外，已  
近近苞了那末不去管他，總算是  
報館裏的娛樂場所，請主筆過去去參  
閱務察，以正大公，也還得過去去參  
近來越來越奇了，出一種香煙，也送  
給報館裏十包八包，出一種酒，也送  
給報館裏三捆四捆，出一種糖果，也  
送給報館裏十匣八匣，最近一家茶店  
索性送兩匣西洋參膠給報館主筆。  
報館裏也公然收了，公然登報誌謝。  
這一點我們未免有些懷疑了，試問你  
做主人的人，應該如何判斷烟、酒、  
糖菓和西洋參類的識力嗎？做主  
筆的人們，對於這「贈物」判斷  
烟、酒、糖菓和西洋參類的義務嗎？  
不必說，定是沒有的了（既不自己  
嘗試的義務，判斷的識力）那末送  
的人也可以不必說，收禮的人也  
拒却不可以，况且報館是監督社會  
的，尤其不願受人餽贈，不應受而

商等社

(翁丹)

(丑) 復辟不成之譚臺  
 (子) 破逼下野之總統  
 (寅) 實行廢之督軍  
 (卯) 投機失敗之議員  
 (辰) 往來火車中之政客  
 (巳) 但仰乾修之顧問諸議  
 (午) 遺  
 (未) 名姓  
 (申) 吃吧  
 (酉) 抱  
 (戌) 西  
 (亥) 失  
 之新聞記

紙金交

報載北京報館裁張伯苓協榮病故，  
明天就派人到南溝請補助、張說  
「我有紙錢可送其人愕然張伯苓不  
說吾報不是說我已死了嗎？死人不用紙錢、却用什麼、我道照這樣記事  
有來、送紙錢三個字很倒的爲什麼  
呢、你想法家報館裏、最大的支出是  
起紙、自然是紙了、因爲報館裏買不  
起紙、因而停版的、也不知多少、某  
報來請補助、當然少要請他補助  
幾個紙錢、所以張伯苓說送他紙錢

沙票支票、也只好算紙錢罷！張  
說得慫是報館所歡迎的、張  
說以送紙錢、他們道正中立攔

『你今天害文、明天害武、將來  
害到小王頭上來了』這是打疊寒  
裏的說白、我就借來嘲與時事  
文學旬刊中一位署名冰子的冰

曹永先生（社友）

方  
 瞿永先生  
 (青社  
 社昌)

第一稿

害到小王頭上來了」，這是「打嚴嵩裏的說白」，我就借來贈與時事新報文學旬刊中一位署名冰字的冰先生。

丹翁詩話



已應之、畫成、所題詩、殊令人絕  
 英、出劣紙、迫爲作畫、且索題詩、  
 時犬真、紙似銅色、墨敗塵、偶然弄  
 學古人。某君持去、大有得色

時余



設標

俗謂以物質錢曰當，字頗不典。然人亦有之者。顧洪若賈人，收買金、每至財用罄時，輒以質錢爲文紀之曰：「前當票片，後當票片，爲當票作序，可謂奇聞。全謝山相學於京明時，亦嘗寫書於西樵，其所以爲記者，亦當書記，以收攷晚年。質其宋鑒之漢書，三數以牘黃金盡壯士顏色之語，以嘲風趣，可謂佳絕。且明知書字不雅，而特爲之說曰：「文人尙墨所害，自我成典據，亦正無傷當字之爲。是乎絕俗爲雅矣。亦佳話也。

永壽堂筆記

—

【陰差（袁唐志君）】  
我聽了，又叩了三個額頭，  
立起來，站在桌案傍邊，大  
老爺又說道：「許亦如，本城  
隍今天叫你來，因你生性  
忠厚，是難得的人才，本擬  
等你陽壽終了，再在本城  
當差，因你忠厚老實，本  
城很歡喜你，故此這  
叫你來，你晚上在本衙  
裏，日裏你回陽去，本衙  
不是夜夜要你來的，若

白拆白

10

前天在新聞報第二張上，看見一方告白，是某律師，代表某洋行，捉拿拐犯許新白，的賞格，不特長及銀的一口氣，同想去年，許犯初來上海的時候，曾寄我我好幾封信，又是要見我，又是要替我譯書，我看他口氣很淳淳，便沒有回他的信，隨後看見林屋山人，知道他已拜見過山兄，並且請山人到他寓中去吃飯，據山人說，他的寓室，陳設的非常華美，飲食也極講究，他又稱是杭州小虎身向書的後兒，同住有一位二十歲，剛剛出頭，是一妻一妾，又是兩個小孩，是她的兒兒，他年紀不過二十歲，剛剛出頭，他妻室却已過三十歲了，他的妾也有一上來歲，妻住樓上，妾住樓下，親美的衣飾，大不相同，要難年長，有一，許犯他自己已把兩個兒兒，領到山人處，求山人替他送到濟生實業務學校去讀書，偏偏許某學生的額子滿了，他很為躊躇，便求山人替他另外設法，山人就向他道：你既有高第，又何必一定要去坐監呢，他說：這兩個兒兒很調皮，常常要壞他的古畫玩器，所以必定要去監呢，我們住堂，山人無法，又送到辦善堂附設的小學，才安置安當，不想過了沒有一個月，忽然他兩個兒兒，同着他所謂妾的，啼啼哭哭，跑到山人處，託山人去替他尋回原犯，山人聽了，因為詫異，詳細問他，才曉得這上海人，並不是他的妾，原來是某大家的寡媳，手中很有點積蓄，獨居在這道邊，過着過日子，因為寓室過小，便把樓上房屋租出，偏偏遇到許犯來租，合住不久，就勾引成好了，（未完）

一年

13

57

且說張叔禮自伯藩到蘇州去後，倒覺得寂寞起來，還家上午到各銀行及自己錢莊裏去，辦了些正經事業後，到下午三點鐘時，無聊之極，就到秋澤五小姐那裏來，到了他家，剛走上扶欄，阿寶在樓梯上已經聽見，便喊道：「五小姐，三小姐來了。」叔禮走進去，只見房內，坐着一個鬚子雪白，年約七八十歲的「一個老和尚」，身穿一件灰布直裰，足登黃色皂鞋，內襯一雙本藍色上布襪子，手中執一串念珠，共有十八粒，每粒足有核桃大小，光着一個頭，雖然面色青潤，却是精神矍鑠，正打着不規則的上海白話，和秋澤談天。那秋澤卻手執着有一件法蘭絨的小短衫，一面縫紉，一面和老和尚搭話，叔禮剛路進去，秋澤道：「三小姐，這位是我的師父，叔禮便和老和尚打一個招呼罷。」老和尚也起身相迎，叔禮道：「老和尚是在那裏賣寶利興？」秋澤代答道：「就是這裏白雲寺，自從師父來了，自從白雲菴的香火興發了很多，秋澤道：「原來如此。」請問師父的法號。」老和尚道：「字喚做鑑水，請問先生貴姓，叔禮道：「我姓張。」老和尚道：「我是剛從天台帶山回來，聽得他們說，五小姐不與小菴裏來。」故此來張張張張他，帶些那地方的土儀，和佛前供，今年有多少年紀了。」叔禮道：「大概總在七十五左右罷。」秋澤道：「今年七十九歲了。」走起路來，只怕有十個小夥子，也追不上他。老和尚問道：「此刻也不濟了。」我們朝山拜佛都是步行的，此刻山路走了，要是我們人身也轉過了，好幾回啊。」老和尚道：「張張先生的口音，貴籍好像是浙江。」叔禮道：「我是杭州人。」師父到杭州來去沒有。」老和尚道：「差。」叔禮道：「他聲音好像是杭州人。」我在杭州，來去沒有。」老和尚有兩年差，叔禮道：「不知師父在那一個叢林。」老和尚道：「我住在西湖上，我們是個窮苦和尚，不過在荒寒裏縮縮罷了。」講起杭州和尚，我倒有一句話要說。